

云南大学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

林文勋 主编



中国西南氏羌民族源流史

段丽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

林文勋 主编



中国西南氏羌民族源流史

段丽波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氏羌民族源流史 / 段丽波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丛书 / 林文勋主编)

ISBN 978-7-01-009878-4/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氏-民族历史-研究-西南地区

②羌(古族名)-民族历史-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9283 号

中国西南氏羌民族源流史

ZHONGGUO XINAN DIQIANG MINZU YUANLIUSHI

丛书主编: 林文勋

作 者: 段丽波

责任编辑: 张秀平

封面设计: 徐 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厂: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1.875

定 价: 3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01-009878-4/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林文勋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中国的边疆地区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历朝历代莫不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与边疆治理。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凸显,边疆问题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并形成了几次大的研究热潮。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边政学”、“边疆学”等概念,极大地推动了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目前,尽管人们对“边疆学”、“边政学”等概念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已没有人怀疑。构建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大的范围开展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更多人们的认识。

云南大学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我国西南边疆建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长期以来,依托特殊的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大批学者对边疆问题特别是西南边疆的问题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将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再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云南大

学边疆问题的研究与人才培养蓬勃发展,并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潜力。中国边疆研究现已成为云南大学重要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在全力推进、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中,云南大学应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建设和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的重任。

基于此,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云南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水平与实力,2002年,我们提出了在云南大学建设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议并拟定了具体的方案。2007年,通过整合边疆问题研究、中外关系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力量,云南大学专门史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同年,我们又在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下自主增设了“中国边疆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08年,我们再次抓住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的契机,提出“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作为云南大学国家立项的学科项目加以建设,旋即得到批准。

“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学科项目,计划从中国西南边疆史、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史和中国边疆学研究三个方面较全面地开展边疆问题的研究和“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探讨。同时,还将有计划地整理有关西南边疆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次我们编辑和出版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就是为了系统地反映我们在推进边疆问题研究和“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中所以形成的研究成果,增进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决不只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增加,而是一种研究视野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创新。

“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设还将经历长期的探索过程并面临较为

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工作也仅只是在自己原有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开端。为此,我们真诚地期望各位专家学者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共同为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2011 年春节

目 录

总 序	林文勋(1)
绪 论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由来	(18)
第一节 西北甘、青地区早期文化与 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关系	(18)
一、西北甘、青地区的早期文化	(18)
二、西北甘、青地区早期文化的向南发展	(24)
三、西北与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关系	(35)
第二节 先秦氐、羌考	(41)
一、史籍所载的氐、羌	(41)
二、氐与羌的关系	(54)
第三节 巴族与蜀族	(59)
一、巴族的来源与分布	(60)
二、蜀族的来源与分布	(70)

第二章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

氐羌系统民族的发展	(87)
第一节 氐族	(87)
一、氐族的来源与分布	(88)
二、白马氐与白马羌辨	(94)
第二节 羌族	(99)
一、羌族的分化与迁徙	(99)
二、牦牛羌的来源与分布	(102)
三、参狼羌的来源与分布	(106)
四、青衣羌的来源与分布	(107)
第三节 冉駹、白狼、槃木、唐菆、徙、 笮都、邛都、和夷、丹、犁	(109)
一、冉駹的来源与分布	(109)
二、白狼、槃木、唐菆的来源与分布	(116)
三、徙、笮都、邛都的来源与分布	(119)
四、和夷、丹、犁的来源与分布	(126)
第四节 昆明族与叟族	(128)
一、昆明族的来源与分布	(129)
二、叟族的来源与分布	(139)
第五节 摩沙族与僰族	(147)
一、摩沙族的来源与分布	(147)
二、僰族的来源与分布	(151)
第六节 賁人与苴人	(157)
一、賁人的来源与分布	(158)
二、苴人的来源与分布	(162)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西南

氐羌系统民族的分化与融合	(181)
第一节 氐族	(181)
一、氐族的迁徙与分布	(182)
二、氐族的分化与融合	(183)
第二节 羌族	(186)
一、羌族的迁徙与分布	(186)
二、羌族的分化与融合	(188)
第三节 昆明族与叟族	(197)
一、昆明族、叟族的迁徙与分布	(197)
二、昆明族、叟族的分化与融合	(199)
第四节 摩沙族与爨族	(204)
一、摩沙族的迁徙与分布、分化与融合	(204)
二、爨族的迁徙与分布、分化与融合	(205)
第五节 賚人	(209)
一、賚人的迁徙与分布	(209)
二、賚人的分化与融合	(211)
三、賚人与土家族	(215)
第六节 融于氐羌系统民族的	
华夏族及汉代以后的汉族	(221)
一、爨氏的来源与分布	(222)
二、爨氏与氐羌系统民族的融合	(224)

第四章 唐宋时期中国西南氐羌

系统民族的进一步分化与融合	(236)
第一节 乌蛮与白蛮	(237)

一、乌蛮	(237)
二、白蛮	(267)
第二节 与乌蛮关系密切的民族群体	(274)
一、独锦蛮、长祿蛮、施蛮、顺蛮、徙莫祗蛮、 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	(274)
二、寻传蛮、裸形蛮、丰巴蛮和两林蛮、锅锉蛮 ...	(278)
三、磨些蛮、和蛮	(281)
第三节 羌族	(284)
一、白兰羌	(284)
二、党项羌	(285)
三、东女国羌	(286)
四、西山诸羌	(288)
五、被称为“蛮”的羌人部落	(292)
第四节 与氏羌有关的吐蕃、西番	(299)
第五节 土家蛮	(304)

第五章 元明清时期中国西南氏羌

系统民族发展格局的基本形成	(315)
第一节 羌语支民族的先民	(315)
一、羌人(今羌族)	(315)
二、西番(分化为今藏族、普米族)	(318)
第二节 彝语支民族的先民	(320)
一、罗罗等(今彝族)	(320)
二、么些等(今纳西族)	(322)
三、禾泥、和泥等(今哈尼族)	(323)
四、力些等(今傈僳族)	(324)

五、三撮毛(今基诺族)	(326)
六、傈黑等(今拉祜族)	(326)
七、怒人(今怒族)	(327)
第三节 藏人、古宗等(属藏语支,今藏族)	(328)
第四节 峨昌(属缅语支,今阿昌族)	(330)
第五节 景颇语支民族的先民	(331)
一、“结些”、“野蛮”等(今景颇族)	(331)
二、佤人(今独龙族)	(333)
第六节 语支未定民族的先民	(334)
一、白人等(今白族)	(334)
二、土人、土丁等(今土家族)	(335)
 结 语	 (337)
 参考文献	 (342)

绪 论

本书是对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所作的一个系统研究,有两个概念须首先明确:

一是空间概念为西南。对于西南,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狭义的西南,即今之云、贵、川、渝的行政范围。广义的西南,还应将藏和桂包括进来。由于古代民族不可能严格按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的划分范围分布和活动,因此,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们以狭义为主,必要时也涉及西藏和广西,甚至可能还会涉及湘西、鄂西及与川北一带相连的甘南、陕南等地区。

二是研究对象为氐羌系统民族。¹ 氐羌系统民族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具有共源关系的民族群体概称。它主要是指各个历史时期的氏族、羌族及以其为主体,在分化、融合后形成的一系列同源异流民族。

一

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问题,历来是治西南民族史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综观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前人对氐羌系统民族源流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基础,累积了许多成果,但国外对该问题

的研究比较少甚至没有专门的研究,而只是在有关研究中一带而过。以研究我国南方民族史著称的日本著名史学家白鸟芳郎先生在其先后撰写的《关于云南蛮族的乌蛮和白蛮及其居住地》、《关于南诏与大理的民族及其遗民、民家的语言系统》、《楚夷摆夷同族考》、《乌蛮、白蛮的住地和白子国及与南诏六诏的关系(一)》、《南诏、大理住民与爨、楚、彝、白族的关系(之二)》、《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形成》、《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在中国西南部看到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等论著,是国外研究我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代表成果,但白鸟先生主要是在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的过程中谈了乌蛮、白蛮的一些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关系,并未作专题、系统的阐述。² 而苏联学者 P·Φ·伊茨在其《东亚南部民族史》中认为乌蛮源于爨人,爨人源于滇人,滇人源于巴人,而巴人则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溪人。³ 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明显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

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相关问题的专门研究实际上还主要集中于我国的民族史专家。从时间上来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开始,只不过当时研究的问题较零散、不系统,很多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当时影响较大的学者如胡鉴民、闻宥、王文萱、刘恩兰、庄学本、顾颉刚、马长寿等诸位先生对氐羌系统民族的相关问题均作过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随着四川省关于羌族历史问题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掀起了研究我国氐羌系统民族的高潮,胡昭曦、李绍明、黄烈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探讨相关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尚处于争鸣阶段,且时间较短;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对氐羌系统民族的研究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局面,学者们(主要是西南地区的)除主要发表论文阐述观点之外,还推出了一批重要著作,从更全面、宏观的视角阐释了

相关问题。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学术界对我国氏羌系统民族的相关研究逐渐趋于平静,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探索之中。

总体而言,与我们今天探讨我国西南氏羌系统民族源流关系较为密切且直接研究氏羌系统民族源流的专著是何光岳教授的《氏羌源流史》。⁴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以戎族系统、氏族系统、羌族系统为切入点,分别论述、考证了氏羌系统民族的源流问题。统而观之,该书切入点设计较好,篇幅宏大,史料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该书之史料虽然丰富,大凡有关戎、氏、羌之史料几乎搜罗齐全,但多数史料未标明其确切之出处,有的只是史料的堆砌,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只能作为史料索引来加以看待。其次,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前后之观点不一。如在“各戎人部落”一节中,何教授认为陆浑之戎与九州之戎不能混为一说,而在“允姓诸戎的来源和迁徙”一节中又认为“瓜州之戎、陆浑之戎、九州之戎与阴戎、小戎,是因所处之地不同而称名的。他们都姓允,有的是一线相承,有的是他的分支,但都是戎族的一支,长期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又如,何教授在“氏族的来源”一节中,先是主张氏与羌非同一族,但在其后之“氏的名义”一节中,又从氏字字形考证,得出“氏人起于河北氏水,本为炎帝羌族羊图腾之支裔,便借氏演化为羝,即公羊图腾”的论断。又,在“拍木依人的分布”一节中,认为“勿邓、两林、丰琶等东蛮诸部,正居于故牦牛县地或故牦牛道区域,亦即元、明、清时期‘西番’的主要住地、今川西南藏族之分布区。从地理分布上可知,东蛮诸部不应是彝族先民而是‘西番’(藏族)的先民”。我们姑且不论此论断是否正确,但在同书“东蛮”一节中何教授又认为“邛部即属今之彝族,可见东蛮中之丰琶、两林、勿邓等大多融入彝族”。再如,在“拍木衣人的分布”一

节中,何教授引用了“《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咸通八年二月:‘西川近边六姓蛮,常持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胡三省注:‘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五曰勿邓,六曰白蛮。’”(亦见《新唐书·南蛮传》)其所谓夷蛮,指的就是今天的彝族,胡注把夷蛮与勿邓分成二类,说明二者不是同一族系。且白蛮乃今之白族,狼蛮乃今之布朗族,蒙蛮为今之纳西族的一支,讹蛮意即罗蛮,为罗罗亦今彝族的一支。六蛮皆不同族。”该论断除与上述东蛮中之“丰琶、两林、勿邓等大多融入彝族”相矛盾外,在本节论述中也前后不一。就其论断而言,既然夷蛮是今天的彝族,而讹蛮也是今天彝族的一支,那又怎能说“六蛮皆不同族”?因而“胡注把夷蛮与勿邓分成二类,说明二者不是同一族系”的说法也就不能取信于人。再者,何教授在论述有关问题时重复之处甚多。如在“两汉羌人部落的分布”一节中,何教授详细论述了六十余种羌人,但细读后发现,其实其中有的内容是可以合并,且同一种羌在本节中进行了单独的两次论述。按其论述,牢姐羌与封养羌属烧当羌,但论述时却分为三种分别独论;而黄氐羌在不同位置独论了两次,作为属其组成部分的黄羊羌独论;参狼羌也是在不同段落独述了两次,且属于参狼羌之黑水羌也是独列出来,等等。如此看来,内容安排和论述都不够合理。第四,很多观点颇值商榷。何教授认为广义的羌人,包括戎、氐、羌三大部分。它分为北戎、犬戎、鬼方戎、允姓之戎、獯豸、析支、鼻息、僬侥及车师。而我们认为,关于戎与羌的关系的认识必须与历史的发展相结合来考察。戎作为族称始见于商末,而羌于传说时代就已游徙于甘青高原。据《春秋左传》的记载,春秋时北方民族的称谓有戎和狄。戎又可分别称为戎、北戎和山戎;而狄也分别可称为狄、赤狄、白狄和长狄,直至公元前 662 年始有狄称。据《左传》载,在春秋初期称北方民族

为戎、北戎、山戎,此后对北方民族就很少称戎了,而称为狄、赤狄、白狄和长狄。此外,戎有时是对四方民族的统称,又往往专称西方民族。从《左传》始,对北方民族从戎改言狄,反映了作者民族认识的进步,从而就把西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明确区分开来了。⁵因此,氐与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应包属于戎之中,可以说是西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非戎、氐、羌包括于广义的羌中,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该问题,何教授并未在其具体论述中详尽论证广义的羌人的含义及其与氐、羌、戎的关系,只是在“各戎人部落”一节中,简要提出了“戎名虽多,羌人则是其中的重要成分,姜氏之戎便是他们的代表”,“戎族应属于羌人的最强悍的武装部落集团,以羌人为主体的,其他如华夏、东夷、北狄、南蛮虽也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部分”。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述显得不够严谨和具有说服力。反而,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出正因为羌是戎中较为强悍者,所以后来羌人突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而戎的名称渐没,因此羌在春秋以前应包于戎中。此外,何教授还认为,白狼、党项、宕昌属同一羌族支系。但我们认为,《北史·党项传》所说的“党项羌,三苗之后,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只是表明当时党项羌势力强盛时,其地掩有宕昌和白狼。宕昌在今甘南,白狼在今川西南,他们并非党项羌的支系,这是不言自明的。最后,何教授对“滇西南羌系诸族”的论述从内容上来看较为简单,并未论及冉駹、徙、笮都、邛都、和夷、丹、犁等民族。综合而言,何教授的论著是我国首次对氐羌源流史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于氐羌源流史的研究有开创之功,虽然它具有颇多商榷之处,但也对氐羌源流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启示,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参考,促使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此外,值得我们重视的有关研究成果还有:

马长寿先生的《氐与羌》。⁶该书主要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氐与羌的源流、分布与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是当时研究氐羌系统民族的力著。书中马先生从氐与羌的原始居地、自称、语言、服饰、居住风俗、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论证,得出了氐与羌是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所言极是。但马先生之论有的尚需进一步论证,如徙、笮都非氐;冉駹非氐、非羌,乃是远古时从西藏琼部东迁出来的一族,而后又从族名音韵和文化习俗两方面论证了冉駹即为嘉戎藏人。此外,马先生之书所论重点主要集中于古代西北及其迁徙到关中之氐,甘、青、川、藏、新之羌及其发展、建立政权的相关情况,对氐羌系统民族南迁至西南地区的部分即其流没有重点论述。

任乃强先生的《羌族源流探索》。⁷任先生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结合有关文献,从地理条件和民族特征方面分析,认为印支半岛是孕育黄色人种的胎盘,由于原始人类对天然食物的依赖性,居住在此半岛的猿人因而分为三支向北迁徙,其中嗜猎食禽兽者,从印支半岛上的山地向北移进。他们移进到云南高原的西部,集中到三条横断山脉上。有些沿途停留,分散开了。有些仍旧勇往前进,直到了横断山脉的北部,进入康青藏大高原,形成为羌族。在进入高原以后,还有沿西倾山脉、秦岭山脉和大巴山脉横出东进的。在此基础上,任先生认为羌族是首先成长于藏北盐湖区以及黄河上游盐湖对羌族发展有重大影响。以此立论,任先生提出了许多推测和猜想,有的可以和相关史料相合,但更多的仍需我们辩证地扬弃。我们必须清楚上述羌人的起源与分布、发展的推测,现在因无完整的资料证明,所以有待于考古资料的证实。因而建立于此基础上的许多观点和想法也就有待考证。《羌族源流探索》